



当母亲喝了孟婆汤

——一篇感人至深的作文



历时5个多月,由钱江晚报主办的2017第五届新少年作文大赛进入最后冲刺,近万名参赛选手中,236位中小学生脱颖而出进入总决赛。著名作家余华作为本届作文大赛总评委,并为总决赛命题,“房子”和“我是谁”二选一现场限时作文。

总决赛现场发生了意外的一幕——一位在考场外等待的父亲一眼认出了女儿的笔迹,他看了文章后当场泪奔。

看到一个大男人当众哭起来,工作人员都很震惊,可等到看完那篇文章,不少人忍不住哭了……

这篇文章出自金华市东阳中学高二(16)班申屠佳颖之笔,打动了作家余华、毕飞宇、叶兆言等人,获得高中组一等奖。全文如下:

孟婆汤

母亲已有六十九个日夜不曾跟我讲一句话。

我还记得她从前抛下的荆棘一般的话语:“你记着,你是怎样对我的,总有一天我会以冷漠同样地还给你!”

我也还记得小时候犯了错,在门缝后眼巴巴地望上她半天,她总会过来摸摸我的头,像摸一只毛绒小狗。

“知道错了吗?”

我温顺地点头。

她终究会原谅我,千千万万次。

寒风吹彻的日子,我只身一人回家,做饭,浇花,洗衣服。然后坐上去往杭州的大巴。

这个城市的天空总是很奇怪,瓦蓝瓦蓝的时候不觉得舒畅,灰白灰白的时候也不觉得感伤,它总是高远而平静,如同活着跟没活似的生活。杭州的风背着一股湿气,像灌不完的孟婆汤。我遗落的记忆,最终沉重地落在十月十一日的下午。

“你们怎么来学校了?”

“知道你二模刚结束,带你出去放松心情呗。”

签完请假单坐上车,车子驶出百米。驾驶座是阿姨塑料袋般窸窣颤抖的声音,“佳颖,我们去医院”。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,一言不发。潮湿,淹没了一切、一切声音。

我几乎是一点儿认不出母亲来。她剃光了长发,脑袋浮肿得像个面团,手臂上是蛆虫似的伤口和紫黑紫黑的皮肤。只有那些错杂的管子和借助呼吸机剧烈起伏的胸口,让我确信,我亲爱的母亲,她终究没有死亡。她原本是救不活了,她血管里汨汨流动的血液几乎流干了,她在短短三天之内动了三次大手术,她还在等我,可她终究没有睁开眼睛。

重症监护室里,我终究不敢号啕大哭。

母亲已有六十九个日夜不曾跟我讲一句话。

我还记得她从前抛下的荆棘一般的话语:“你记着,你是怎样对我的,总有一天我会以冷漠同样地还给你!”

我也还记得小时候犯了错,在门缝后眼巴巴地望上她半天,她总会过来摸摸我的头,像摸一只毛绒小狗。

“知道错了吗?”

我温顺地点头。

她终究会原谅我,千千万万次。

寒风吹彻的日子,我只身一人回家,做饭,浇花,洗衣服。然后坐上去往杭州的大巴。

这个城市的天空总是很奇怪,瓦蓝瓦蓝的时候不觉得舒畅,灰白灰白的时候也不觉得感伤,它总是高远而平静,如同活着跟没活似的生活。杭州的风背着一股湿气,像灌不完的孟婆汤。我遗落的记忆,最终沉重地落在十月十一日的下午。

“你们怎么来学校了?”

“知道你二模刚结束,带你出去放松心情呗。”

签完请假单坐上车,车子驶出百米。驾驶座是阿姨塑料袋般窸窣颤抖的声音,“佳颖,我们去医院”。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,一言不发。潮湿,淹没了一切、一切声音。

我几乎是一点儿认不出母亲来。她剃光了长发,脑袋浮肿得像个面团,手臂上是蛆虫似的伤口和紫黑紫黑的皮肤。只有那些错杂的管子和借助呼吸机剧烈起伏的胸口,让我确信,我亲爱的母亲,她终究没有死亡。她原本是救不活了,她血管里汨汨流动的血液几乎流干了,她在短短三天之内动了三次大手术,她还在等我,可她终究没有睁开眼睛。

重症监护室里,我终究不敢号啕大哭。

母亲已有六十九个日夜不曾跟我讲一句话。

我还记得她从前抛下的荆棘一般的话语:“你记着,你是怎样对我的,总有一天我会以冷漠同样地还给你!”

我也还记得小时候犯了错,在门缝后眼巴巴地望上她半天,她总会过来摸摸我的头,像摸一只毛绒小狗。

“知道错了吗?”

我温顺地点头。

她终究会原谅我,千千万万次。

寒风吹彻的日子,我只身一人回家,做饭,浇花,洗衣服。然后坐上去往杭州的大巴。

这个城市的天空总是很奇怪,瓦蓝瓦蓝的时候不觉得舒畅,灰白灰白的时候也不觉得感伤,它总是高远而平静,如同活着跟没活似的生活。杭州的风背着一股湿气,像灌不完的孟婆汤。我遗落的记忆,最终沉重地落在十月十一日的下午。

“你们怎么来学校了?”

“知道你二模刚结束,带你出去放松心情呗。”

签完请假单坐上车,车子驶出百米。驾驶座是阿姨塑料袋般窸窣颤抖的声音,“佳颖,我们去医院”。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,一言不发。潮湿,淹没了一切、一切声音。

我几乎是一点儿认不出母亲来。她剃光了长发,脑袋浮肿得像个面团,手臂上是蛆虫似的伤口和紫黑紫黑的皮肤。只有那些错杂的管子和借助呼吸机剧烈起伏的胸口,让我确信,我亲爱的母亲,她终究没有死亡。她原本是救不活了,她血管里汨汨流动的血液几乎流干了,她在短短三天之内动了三次大手术,她还在等我,可她终究没有睁开眼睛。

重症监护室里,我终究不敢号啕大哭。

母亲已有六十九个日夜不曾跟我讲一句话。

我还记得她从前抛下的荆棘一般的话语:“你记着,你是怎样对我的,总有一天我会以冷漠同样地还给你!”

我也还记得小时候犯了错,在门缝后眼巴巴地望上她半天,她总会过来摸摸我的头,像摸一只毛绒小狗。

“知道错了吗?”

我温顺地点头。

她终究会原谅我,千千万万次。

寒风吹彻的日子,我只身一人回家,做饭,浇花,洗衣服。然后坐上去往杭州的大巴。

这个城市的天空总是很奇怪,瓦蓝瓦蓝的时候不觉得舒畅,灰白灰白的时候也不觉得感伤,它总是高远而平静,如同活着跟没活似的生活。杭州的风背着一股湿气,像灌不完的孟婆汤。我遗落的记忆,最终沉重地落在十月十一日的下午。

“你们怎么来学校了?”

“知道你二模刚结束,带你出去放松心情呗。”

签完请假单坐上车,车子驶出百米。驾驶座是阿姨塑料袋般窸窣颤抖的声音,“佳颖,我们去医院”。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,一言不发。潮湿,淹没了一切、一切声音。

我几乎是一点儿认不出母亲来。她剃光了长发,脑袋浮肿得像个面团,手臂上是蛆虫似的伤口和紫黑紫黑的皮肤。只有那些错杂的管子和借助呼吸机剧烈起伏的胸口,让我确信,我亲爱的母亲,她终究没有死亡。她原本是救不活了,她血管里汨汨流动的血液几乎流干了,她在短短三天之内动了三次大手术,她还在等我,可她终究没有睁开眼睛。

重症监护室里,我终究不敢号啕大哭。

母亲已有六十九个日夜不曾跟我讲一句话。

我还记得她从前抛下的荆棘一般的话语:“你记着,你是怎样对我的,总有一天我会以冷漠同样地还给你!”

我也还记得小时候犯了错,在门缝后眼巴巴地望上她半天,她总会过来摸摸我的头,像摸一只毛绒小狗。

“知道错了吗?”

我温顺地点头。

她终究会原谅我,千千万万次。

寒风吹彻的日子,我只身一人回家,做饭,浇花,洗衣服。然后坐上去往杭州的大巴。

这个城市的天空总是很奇怪,瓦蓝瓦蓝的时候不觉得舒畅,灰白灰白的时候也不觉得感伤,它总是高远而平静,如同活着跟没活似的生活。杭州的风背着一股湿气,像灌不完的孟婆汤。我遗落的记忆,最终沉重地落在十月十一日的下午。

“你们怎么来学校了?”

“知道你二模刚结束,带你出去放松心情呗。”

签完请假单坐上车,车子驶出百米。驾驶座是阿姨塑料袋般窸窣颤抖的声音,“佳颖,我们去医院”。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,一言不发。潮湿,淹没了一切、一切声音。

我几乎是一点儿认不出母亲来。她剃光了长发,脑袋浮肿得像个面团,手臂上是蛆虫似的伤口和紫黑紫黑的皮肤。只有那些错杂的管子和借助呼吸机剧烈起伏的胸口,让我确信,我亲爱的母亲,她终究没有死亡。她原本是救不活了,她血管里汨汨流动的血液几乎流干了,她在短短三天之内动了三次大手术,她还在等我,可她终究没有睁开眼睛。

重症监护室里,我终究不敢号啕大哭。

母亲已有六十九个日夜不曾跟我讲一句话。

我还记得她从前抛下的荆棘一般的话语:“你记着,你是怎样对我的,总有一天我会以冷漠同样地还给你!”

我也还记得小时候犯了错,在门缝后眼巴巴地望上她半天,她总会过来摸摸我的头,像摸一只毛绒小狗。

“知道错了吗?”

我温顺地点头。

她终究会原谅我,千千万万次。

寒风吹彻的日子,我只身一人回家,做饭,浇花,洗衣服。然后坐上去往杭州的大巴。

这个城市的天空总是很奇怪,瓦蓝瓦蓝的时候不觉得舒畅,灰白灰白的时候也不觉得感伤,它总是高远而平静,如同活着跟没活似的生活。杭州的风背着一股湿气,像灌不完的孟婆汤。我遗落的记忆,最终沉重地落在十月十一日的下午。

“你们怎么来学校了?”

“知道你二模刚结束,带你出去放松心情呗。”

签完请假单坐上车,车子驶出百米。驾驶座是阿姨塑料袋般窸窣颤抖的声音,“佳颖,我们去医院”。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,一言不发。潮湿,淹没了一切、一切声音。

我几乎是一点儿认不出母亲来。她剃光了长发,脑袋浮肿得像个面团,手臂上是蛆虫似的伤口和紫黑紫黑的皮肤。只有那些错杂的管子和借助呼吸机剧烈起伏的胸口,让我确信,我亲爱的母亲,她终究没有死亡。她原本是救不活了,她血管里汨汨流动的血液几乎流干了,她在短短三天之内动了三次大手术,她还在等我,可她终究没有睁开眼睛。

重症监护室里,我终究不敢号啕大哭。

母亲已有六十九个日夜不曾跟我讲一句话。

我还记得她从前抛下的荆棘一般的话语:“你记着,你是怎样对我的,总有一天我会以冷漠同样地还给你!”

我也还记得小时候犯了错,在门缝后眼巴巴地望上她半天,她总会过来摸摸我的头,像摸一只毛绒小狗。

“知道错了吗?”

我温顺地点头。

她终究会原谅我,千千万万次。

寒风吹彻的日子,我只身一人回家,做饭,浇花,洗衣服。然后坐上去往杭州的大巴。

这个城市的天空总是很奇怪,瓦蓝瓦蓝的时候不觉得舒畅,灰白灰白的时候也不觉得感伤,它总是高远而平静,如同活着跟没活似的生活。杭州的风背着一股湿气,像灌不完的孟婆汤。我遗落的记忆,最终沉重地落在十月十一日的下午。

“你们怎么来学校了?”

“知道你二模刚结束,带你出去放松心情呗。”

签完请假单坐上车,车子驶出百米。驾驶座是阿姨塑料袋般窸窣颤抖的声音,“佳颖,我们去医院”。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,一言不发。潮湿,淹没了一切、一切声音。

我几乎是一点儿认不出母亲来。她剃光了长发,脑袋浮肿得像个面团,手臂上是蛆虫似的伤口和紫黑紫黑的皮肤。只有那些错杂的管子和借助呼吸机剧烈起伏的胸口,让我确信,我亲爱的母亲,她终究没有死亡。她原本是救不活了,她血管里汨汨流动的血液几乎流干了,她在短短三天之内动了三次大手术,她还在等我,可她终究没有睁开眼睛。

重症监护室里,我终究不敢号啕大哭。

母亲已有六十九个日夜不曾跟我讲一句话。

我还记得她从前抛下的荆棘一般的话语:“你记着,你是怎样对我的,总有一天我会以冷漠同样地还给你!”

我也还记得小时候犯了错,在门缝后眼巴巴地望上她半天,她总会过来摸摸我的头,像摸一只毛绒小狗。

“知道错了吗?”

我温顺地点头。

她终究会原谅我,千千万万次。

寒风吹彻的日子,我只身一人回家,做饭,浇花,洗衣服。然后坐上去往杭州的大巴。

这个城市的天空总是很奇怪,瓦蓝瓦蓝的时候不觉得舒畅,灰白灰白的时候也不觉得感伤,它总是高远而平静,如同活着跟没活似的生活。杭州的风背着一股湿气,像灌不完的孟婆汤。我遗落的记忆,最终沉重地落在十月十一日的下午。

“你们怎么来学校了?”

“知道你二模刚结束,带你出去放松心情呗。”

签完请假单坐上车,车子驶出百米。驾驶座是阿姨塑料袋般窸窣颤抖的声音,“佳颖,我们去医院”。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,一言不发。潮湿,淹没了一切、一切声音。

我几乎是一点儿认不出母亲来。她剃光了长发,脑袋浮肿得像个面团,手臂上是蛆虫似的伤口和紫黑紫黑的皮肤。只有那些错杂的管子和借助呼吸机剧烈起伏的胸口,让我确信,我亲爱的母亲,她终究没有死亡。她原本是救不活了,她血管里汨汨流动的血液几乎流干了,她在短短三天之内动了三次大手术,她还在等我,可她终究没有睁开眼睛。

重症监护室里,我终究不敢号啕大哭。

母亲已有六十九个日夜不曾跟我讲一句话。

我还记得她从前抛下的荆棘一般的话语:“你记着,你是怎样对我的,总有一天我会以冷漠同样地还给你!”

我也还记得小时候犯了错,在门缝后眼巴巴地望上她半天,她总会过来摸摸我的头,像摸一只毛绒小狗。

“知道错了吗?”

我温顺地点头。

她终究会原谅我,千千万万次。

寒风吹彻的日子,我只身一人回家,做饭,浇花,洗衣服。然后坐上去往杭州的大巴。

这个城市的天空总是很奇怪,瓦蓝瓦蓝的时候不觉得舒畅,灰白灰白的时候也不觉得感伤,它总是高远而平静,如同活着跟没活似的生活。杭州的风背着一股湿气,像灌不完的孟婆汤。我遗落的记忆,最终沉重地落在十月十一日的下午。

“你们怎么来学校了?”

“知道你二模刚结束,带你出去放松心情呗。”

签完请假单坐上车,车子驶出百米。驾驶座是阿姨塑料袋般窸窣颤抖的声音,“佳颖,我们去医院”。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,一言不发。潮湿,淹没了一切、一切声音。

我几乎是一点儿认不出母亲来。她剃光了长发,脑袋浮肿得像个面团,手臂上是蛆虫似的伤口和紫黑紫黑的皮肤。只有那些错杂的管子和借助呼吸机剧烈起伏的胸口,让我确信,我亲爱的母亲,她终究没有死亡。她原本是救不活了,她血管里汨汨流动的血液几乎流干了,她在短短三天之内动了三次大手术,她还在等我,可她终究没有睁开眼睛。

重症监护室里,我终究不敢号啕大哭。

母亲已有六十九个日夜不曾跟我讲一句话。

我还记得她从前抛下的荆棘一般的话语:“你记着,你是怎样对我的,总有一天我会以冷漠同样地还给你!”

我也还记得小时候犯了错,在门缝后眼巴巴地望上她半天,她总会过来摸摸我的头,像摸一只毛绒小狗。

“知道错了吗?”

我温顺地点头。

她终究会原谅我,千千万万次。